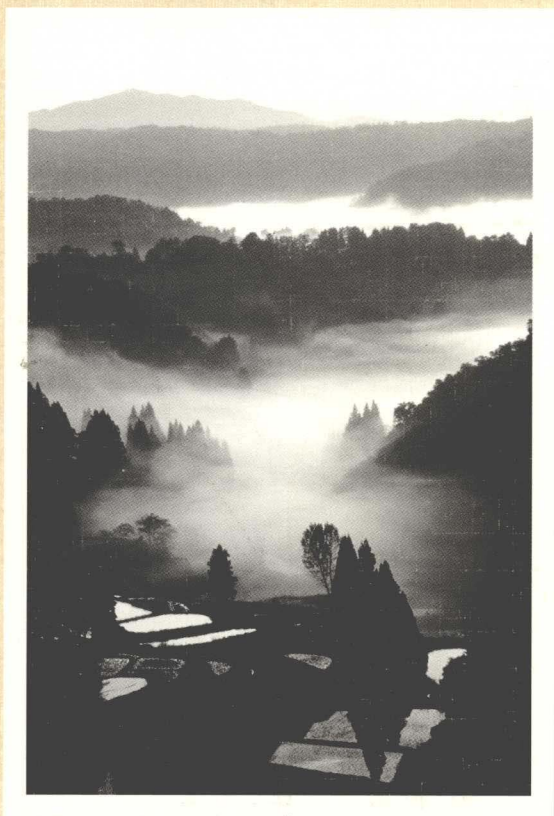


第四卷

从终点开始的旅程

终わりからの旅

① 辻井 乔 著 文 琮 李颖秋 译



第四卷

从终点开始的旅程

終わりからの旅

⑧

辻井乔

著

文琼

李颖秋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11 - 585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终点开始的旅程/ (日) 辻井乔著; 文琼, 李颖秋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9

(辻井乔文集: 4)

ISBN 978 - 7 - 5063 - 6069 - 2

I. ①从… II. ①辻…②文…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2476 号

从终点开始的旅程

作 者: 【日】辻井乔

译 者: 文 琼 李颖秋

策 划 人: 铁 凝 何建明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 × 240

字数: 395 千

印张: 25.5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69 - 2

总定价: 200.00 元 (全 5 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家庭的来历	1
茜	14
密林与幻觉	32
俘虏收容所	41
遣返	56
安云野之秋	65
茜的笔记（一）	83
准备	96
即将出发	109
妻子的自立	125
茜的笔记（二）	135
夫妻协议	149
摇身一变	156
两种时间	185

来到香港	237
新家	247
管理与人（一）	258
卷入漩涡	286
管理与人（二）	309
再会	337
乌布的月亮	355
贝加尔湖夕照	375
幻想之花	387

家庭的来历

毫无来由。

至少关良也觉得自己变得忧虑是毫无来由的。

他伫立在能俯视见自家的山丘上。他已经五十五岁了，在这样一个“知天命”的年龄，正好到了希望回顾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的年纪。

他在新闻社工作，两年前主动要求从社会部调到了出版部。可以说他终于开始行动了，是因为他不想再做这些流于表面形式的工作。事业上的这种变化，可能是一个反思自己到目前为止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的良机。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现在感到忧虑的原因所在。

山丘下能望见的那个家，是他十年前继承了九十五岁去世的老父亲的遗产后，所买下的。从位于东京西郊外的玉川学园前那一站出发，坐两站公车下来，爬上一个坡，就到了他家，还带有一个小庭院。

这天是假日，他一手拎着超级市场的袋子，里面装着妻子叮嘱他买的物品。袋子里有面包和黄油，还有做下酒菜用的鱿鱼干、四个西红柿、一根胡萝卜以及一袋豆芽。妻子给他的购物清单上本来没有胡萝卜，但是他在商店里见到摆得整整齐齐的胡萝卜时，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絮絮叨叨地叮嘱说：“一定要多吃蔬

菜，包括胡萝卜。”

从山丘上望过去，能看见有一家的男主人正在院子里的菜园中一边清除杂草，一边手持铁锄种植着秋天的植物，女主人模样的中年妇女则把垃圾袋放在了路边。还有一家的小男孩则荡着秋千，还可以看见旁边骑着童车的他的妹妹。还能看见一家，年长的妇女身后，小男孩终于踉踉跄跄地迈开了步伐追赶着，两个人很快就在院子边的墙根处碰上了，那个妇女指着一些植物，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她孙子的小男孩则在说着什么。又有一家，夫妻俩则一起在院子里拧干和晾晒着清洗过的衣物。

任何一个这样的场景，都让今天的良也格外感触与自己家完全不同的家庭生活。他想，我们家这种不能生育孩子的生活，是不是缺少了一点温馨感呢？他又想到，自己之前曾经用妻子克子的眼光来俯视过自己的家吗？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开始不断地自我否定。又不存在因为事业上的失败而丧失自信这样明确的理由，也没有被信赖的朋友出卖这样的事实，为什么会这么沮丧呢？

克子爱干净，每天话不多，外表非常温顺，但是她一旦认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不肯相让。夜里她有时突然开始打扫卫生，还因为这个和他发生口角，而白天她却放任自流，说：“以后你自己收拾吧。”他只好让步。良也想，如果自己都没有改变生活的意志，就什么也开始不了。

就在他俯视着那条住宅街的时候，云层开始逐渐愈积愈厚。傍晚的时候是不是会下雨啊，良也想到。这时，从山丘蜿蜒盘旋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这个男人可能是从远处一直走过来的吧，正在恍恍惚惚考虑事情的良也不经意地瞥见了。他。

这个男人穿着的不是西服，也不是快递员或者煤气、水管的检修员所穿着的工作服，良也只能用穿着黑色的衣服来形容他的着装。这个男人走路不疾不徐。他随心所欲，几乎是下意识地迈开脚步，走在良也站立的山丘下面的道路上，靠近了人们盖建住宅后所剩不多的栎树林。

过了一会，良也突然想到，这可能是寻道者特有的行走方式吧。那个男人的身影已经隐在山林中了。良也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西行、芭蕉，以及更近的尾

崎放哉、山头火等流浪诗人的名字。关于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传记和解释，但是关于他们的行走方式、手势或者吃饭时的咀嚼方式等等，却几乎没有任何记载。

这么考虑问题，是与良也如今所负责的工作有关系的。他调到出版部后，花了三年时间来策划和推进一本《现代人俳句全集》。他开始着手做的是挑选出高滨虚子之后的三十多个俳句诗人，找到养育了他们的土地和街道的照片，以及把很多能表现名句味道的风景和情景做成书的插页，发行一本富于视觉冲击力的全集。良也被任命为《现代人俳句全集》的主编，由于自己对图片缺乏了解，他指派了曾经多次一起共事、对自己的心思非常了解的菅野春雄。

以前，日本发动二战时，居住在美国的日裔人曾经被关到收容所中，良也还在社会部的时候，决定把美国出版的《收容所的日裔人》图片集在日本出版，良也采访了还记得当时情形的当事人，菅野则拍摄了照片。在这次采访的过程中，他了解到，有一位当时在波士顿学习美国文学的留学生，在导师的推荐下加入了美国籍，并为英语还不太流畅的第一代日裔美国人担任翻译。二战结束后再次恢复了日本国籍的这位学生，现在是美国文学的权威、九州大学的教授原口俊雄。良也回国后，就到福冈去采访他，所以顺便到了一趟母亲的故乡柳川。原口教授没有任何试图遮掩自己当时行动的意思，尽管他的行动在战争中被称为“非国民”的举动，他还为图片集撰写了一个很长的解说词。可是当时因为原口教授还是美国的军属身份，所以无法言及印度的日本兵俘虏收容所的情况。尽管这可能是采访之外的事情，但是数年后，当良也知道这些后，还是有点跃跃欲试。

身穿黑衣而远去的男人的背影，让良也联想到了漂泊的诗人，然后又开始想起了研究美国文学的原口教授，甚至远在柳川的母亲墓地。

在这样深锁的记忆深处，良也这个出生于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一次也没有经历过危险、只是每天安稳度日的男人，开始感慨自己是否虚度了人生，尽管理由并不充分，但他却感受到了不愿意就这样生活下去的悔恨之情。

他缓缓步下山丘，徘徊在穿黑衣的男人所走过的道路上，中途往左一拐弯，朝着家的方向走去。这时，有一个过去一直被搁置在他脑海一隅的策划，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这就是开始一次采访之旅，寻觅散布在全国的俳句诗人的足迹，并利用这次旅行，把那类和平主义者所写的《二战中战死的七十五名学生

的遗稿集》收集并整理，这是他暗中的野心。这个集子甚至不一定拘泥于学生的手稿，还可以扩展到艺术家和有志于从事艺术事业的青年的手记、记录等等。

他把这个集子先暂时命名为《弄潮的旅人》。之所以使用“弄潮”一词，是因为整个战争被称为太平洋战争。当然，中国大陆、老挝、现在的缅甸也包括在其中。在这些地方，对方国家所受到的战争祸害和日本的战死者都是最多的。当时，可能有年轻人压抑着自己，放弃良知，却又满怀着期望。良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对绘画、音乐这类艺术非常憧憬，但却对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激情感到畏惧，他也想通过这本集子的编写，探索一下自己一直在思索的“艺术为何物”的问题。扼要说来，这不是一本伤感的书，而是要编辑一本反战的手稿集，想到这里，他不禁产生了一丝自负感。

他悄悄推进的这个策划，应当尽早告诉将要和他一起开始采访之旅的菅野春雄。虽然这么想，但是他却还没有找到一个透露这个秘密的好时机。对于这个与他心意相通的人，说这样的事情似乎很简单，但是如何向对方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本书呢？考虑到这些，他内心又不禁犹豫起来。

良也是一开始是在长野分部参加工作的，之后才作为社会部的记者调到东京来。当时正值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人因此而沦落为社会的下层，也有人虽然没有沦落，但却卷入了各种事件当中。他最早接触到这类事情，是在采访一个顺手牵羊的女性时。她住在一个为归国日侨建造的宿舍中，最让良也吃惊的是，她的小偷小摸竟然没有任何理由。

“经济高度增长的阴影下，缺乏阳光照耀的人们。”这是他当时所写的系列报道。“想要某件物品，却买不起，很想看到孩子们的笑脸，以至于……”这样的故事他写都写不尽。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深究下去，对方又会说：“我是军人的妻子，我不喜欢靠眼泪来煽情。”他也只能挖到这么深。

起初，良也不明白这个有着顺手牵羊冲动的女人，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生气。震惊过后，就是不断涌上来的怒火。而他所采访的这个对象，最多也就是被警察悄悄地教训了一下，这么一个经过，罪行轻微到甚至都不会被逮捕。他本来不想伤害对方，尽量小心翼翼地，但却还是招致了对方的愤怒。为何对方又会说出诸如“军人的妻子”这样的话呢？如果沿着这种愤怒细究下去，就会发现，对方隐

隐约约地产生了一种羞辱感，甚至最终发展成为了一种自我厌恶的情感。

良也在大学学的是社会学，并且学习了心理学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总之，他能指出对方的过失来。但是，当了记者之后，随着社会活动的增多，他终于明白，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学校学到的知识来进行分析的。

在接下来的报道中，他描述了这个小偷小摸的人所住地方的情况，也指出了这个没有家人、渐入老境的女人的孤苦境地，但他还是对这个犯罪者的自我申辩理由进行了明确批判，而且没有触及到她引以为荣的“军人的妻子”的问题，就把报道写完了。良也想尽量避免太过深入对方的心理和思想。

那是他从长野回来两年半左右，母亲刚去世不久时的事情。被采访的那个人，和他刚去世的母亲年纪相仿，可他却没有注意到。回忆起当时的事情，他想自己怎么能当好这个记者呢，心里不由感到了一些不安。

浅间山庄事件是在他回到东京不久后发生的。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他从东京急匆匆地赶过来，表示要采访。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对这类过激事件有所耳闻，但是对于新左翼这类的运动他却只知道毛皮，因此，自己内心一直在反省。经过了大概两年，在菲律宾的库班岛发现了小野田宽郎少尉，这是他开始采访小偷小摸事件之前两个月的事情。当时，良也也深入思考了一下，日本的军队战败之后，这位少尉所度过的这三十年岁月，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良也一边在不知不觉中回忆着过去，一边徐徐迈步向家中走去。从山丘上俯瞰见的住宅街的情景奇妙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毫无疑问有被称为日常生活的东西。

但是，所谓日常生活指的是什么内容呢？一旦孩子长大，开始上幼儿园了，母亲就要每天去接送，还要为孩子做便当，每个学期父亲要去一次幼儿园或者小学。有些父亲还乐此不疲，甚至带上了摄像机。如果是白领的话，每个月要去打一两次高尔夫，每周要去搓一两次麻将，还要和熟人一起去喝酒，除此之外，夫妻俩也要经常一起到餐厅去吃饭，参加一些感兴趣的活动等等。根据年龄的不同，还有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渐变化，但是这些无疑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

良也觉得，自己缺乏这样的生活。如果仅仅以所谓没有孩子作为理由来搪塞

的话，似乎有些牵强。克子的父亲是同一家新闻社的高层人物。新闻记者的生活非常不规律，经常被卷入各种事件中，对此，妻子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良也大概也因此获救了。

他们是在田中首相因权钱交易受到批评并导致辞职的次年，经社会部部长介绍而结婚的。他之所以把结婚典礼和权钱交易记在了一起，是因为介绍人曾经说过：“新郎官良也先生作为记者，很早就崭露头角了。但是很遗憾，我无法给出非常具体的理由，只是他在批评田中的权钱交易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话一出口，当时连新郎也大吃一惊。这番话指的是，此前的一年，当他出差去采访日益兴盛的轻井泽夏天的风俗时，从学生时代的同级生的父亲、某位财经界的领袖人物那里，听说了一些田中首相亲信所说过的话，并告诉了新闻社。

这是一位与田中首相关系密切的政治家，计划陪同首相到东南亚五国进行访问，他说：“经过计算，婆罗洲现在用一百亿美元就可以买到。这样的话，印度尼西亚政府就会节约外币，对于该岛居民也没有养育义务了，我们国家花一百亿美元就可以拿到取之不尽的资源了。”对于这个消息，他当时无意间听到了，但对于其内容的可信程度，良也自己也没有把握。不过，社会部部长居然还记得这件事情。

不仅结婚典礼上媒人的介绍很特别，回顾起自己迄今为止所走过的道路，自己人生之旅上的几次重大变化，遗留下来的记忆无不以当时周围的社会事件或者政治变化为线索。这可能是因为他忠心耿耿地过着记者的生活所造成的。

克子的父亲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不巧正赶上日航的飞机坠落到了群馬县的御巢鷹山。当时正值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良也从社里得知了消息，赶快给克子打电话，终于连夜赶飞机回去了。岳父在女儿和良也结婚后，就调到另外一家与原来的新闻社关系密切的电视台去了。关于葬礼的事情，有电视台安排，良也倒是很放心。他担心的是，一向温和安静的妻子，是否能习惯这些忙乱的事情。电话里，妻子的声音倒是出人意料的坚强，她的声音非常沉着，一点也不慌乱：“现在，你那里是不是挺不容易的？我这边有大家来帮忙，没有关系的。新闻社也来了人手帮忙。”她还举出了良也认识的同一个办公室的男人的名字，接着说道：“没事，只要你能赶上葬礼，就可以了。”

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富于“宽容和忍耐”的一番话。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十六年，可是时代却完全变了，良也有这种感觉。只有那次自己真正关心过克子，他回忆起了自己与克子迄今为止所一起走过的道路。自己是不是把当时克子的勇气视为理所当然的了？

良也觉得，克子自己也是在人世间的氛围中，一点点地转变过来的。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多多少少都必须过一种有着明确自我的生活，这种想法一旦萌芽，她就开始刺绣、出去参加日本画的讲座，最近还参加了保护地球上的绿色等环保运动，她还说：“从现在开始，人们只要有了这种自觉的意识，就可以从自己的身边开始做起，保护环境。”等诸如此类的话。

良也刚进入公司时，克子的父亲和公司的社会部部长很投合，克子的父亲在女儿出嫁时，对女儿说过“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样警示的话，克子至今仍毕恭毕敬地信奉着父亲的话，并且心存感激。

良也终于抽出时间，赶上了葬礼。之后，克子好像把此前积蓄了很久的话都说出来了，一直向丈夫诉说着对父亲的回忆。她在丈夫面前如此多话，也是非常罕见的。

她说的话，一点也没有要批评男尊女卑的思想的意思，她的语调，倒是对父亲充满了怀念之情，尽管他的思想经过了二战后四十年，已经显得有点太老旧了。他突然想到，自己对于当时克子所发出的信号，可能没有完全理解和接受。

现在离葬礼过去已经十五年了，他才注意到这些事情，显然对对方心理动向的感知能力非常低，事到如今，他才意识到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但是关良也对此并没有很快感到厌烦，他反省起自己对克子这种古风犹存的美德和忍耐力的依赖，以及作为男人的自私和无当的生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她所不断发出的另一种信号，是踏实地学习可以为自己谋取收入的一技之长，想让自己在紧要关头也不会困惑，并通过参加社区的活动，确认自己所处的位置等等，不断地做出种种努力。

想到这里，良也觉得自己必须尽快改善对这些信息的迟钝的感悟能力。

一进入家门，就闻到了大蒜和橄榄油的味道。克子好像在做意大利面。“回来这么晚了，超市里是不是人很多啊？”面对妻子这样的询问，他只是含糊其词地

回答了一下，把购物袋往妻子站着干活的地方旁边的台面上一搁，就进了书房。他从几年前开始，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写一些类似日记的东西，但并不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只是把当天所注意到的事情，或者很在意的事情和日期一起写下来。现在，他在这个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语句：“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的真实面貌是什么。”

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一到周末，总是吃着一些早晚都差不多的饭菜，良也突然想起来，说道：“我呢，想租房子，尝试一下自己做饭的生活。”这不是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所以只是随便地口头说说而已，但是过了片刻，他见到克子时，表情又变得僵硬起来。“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他说着，对于这些奇怪的念头又感到恐惧，又恐惧却又更想触碰，良也觉得自己很失败。面对妻子，把之前从未接触的“自己做饭、自己生活”之类的话随便挂在嘴边，显得自己非常轻率。他觉得很后悔，这些话现在说出来，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

“啊，不是这么回事。没什么事。是这么回事。我站在山坡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家庭的样子，突然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而已。”他试图这么说明一下。事实上，他的这番话连他自己都没有好好考虑过就说出了口。他不太善于向对方表白自己的心情，特别是对妻子，好像至今为止都还没有学习这种技巧的必要。

“到现在为止，我确实也从来没有试图去好好理解过你，一丁点这样的努力都没有做过，所以我在反省自己。”诸如此类的话，他感到似乎对妻子很难说出口，首先自己就觉得羞于说，所以反而担心这样说的话，会不会使得误会越来越深。

克子动了一下，把叉子放下了，“哦，如果对我有什么不满的话，就直接说吧。比如，这样不好，那样的地方你不喜欢什么的。我，尽量改吧。”她坐直了。

“失败了。”他心里还想着。

不管怎么样，都是用半开玩笑的方式说完了，但是，注意到当时双方的精神状态，就开始前言不搭后语地接着说起了话。由于担心自己在克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引出了这些不合时宜的话题，他便说道：“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不好，你一点问题也没有。”以至于他的声音显得有点苛刻了，尽管，这是他对自己的苛刻。

“不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真笨，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他看见克子看着下面，姿势很僵硬的样子，这样想到。良也开始集中精力，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男人，经常会在自己的年龄里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不是对你有什么不满，只是，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自己对你太过依赖了。我从山坡上俯视了一下，看见有很多男人到院子里干活，拧干衣物什么的，也有很多到超市买东西的。”对于他的解释，克子当然不能接受，“但是，你说的可是自己做饭哦。”

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来说去，良也就忘了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了。这时候，黑衣男子的背影一直浮现在他的面前，但如果把什么漂泊的旅程之类的话说出来的话，话题就更加混乱了，想到这里，良也就缄默不语了。于是就放弃了下结论：“好了，我收回，我收回。我只说了一下我的想法。”他匆匆地把妻子留在了餐桌边，逃也似的离开了。他第二天要去长野出差，所以想避免长期战争。

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事情一旦陷入到这种状态，接下来的半天里，他们俩将会一直相互对视着。克子如果有自己热衷的东西，就会在投入其中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愤怒平息。她聚精会神地刺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形。在这样连原因都忘记了争吵过后大概十四五分钟，良也注意到睡觉时间有点太过安静，就走出书房一看，发现克子正在默默地似乎承受了巨大打击似的，在布上用红线绣着花的图案。他便问道：“好漂亮啊，是牡丹花吧？”结果却是罌粟，但他的褒奖所包含的和解意愿却被接受了，“漂亮吧？”他一边说，在一只手里展开着看。

有一段时期，为了不中断两人之间对话的渠道，他们在屋子里养了一只德国狗，希望它能成为两人对话的桥梁。这是他们搬到现在的家之前的事情了。显然，他们的对话是从给小狗取名字开始的。

经过一番争论，最后采用了克子所提议的“裕裕”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来源于她所崇拜的石原裕次郎的“裕”字。在此之前，良也试着提议说：“叫阿竹，如何？叫它名字，如果没听见的话，就可以骂它——‘哎，竹子！’”那是竹下登总理大臣上任没多久的时候。克子说：“讨厌，这么叫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她抱着小狗，不断地用脸颊亲它。

这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呢？大概是从五年前，她经常参加一些同学的聚会，从那时候开始，她说话开始变得活泼了一些。最初的两三回，她一回来就开始说一些同学们的事情，比如，谁的丈夫已经去世了，谁为了帮助在人员整顿中失业的丈夫，一边工作一边维持着家计等等。

“托你的福，我好像过得还不错，虽然有时候也感觉到很寂寞。”这样汇报的话语，从她那略带醉意的舌尖滑过，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这时候，良也的内心里，总是默默感谢同学聚会的功效。

在她的同学中，与克子最合得来的是龙泽尚美。这个女人，自从丈夫去世后，便成为了保险公司的职员，发挥出了自己的才能，借用克子有点陈旧的说法，就是“有点不良”。在克子的邀请下，龙泽尚美曾经来他们现在的家里玩过一阵。

“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款待了。”龙泽尚美这么说，是因为良也在前一天，从附近那家相当不错的鱼肉店里，订购了一些很好吃的鱼肉，放在美味的调料里，带回到了家里的餐桌上，他还准备了上等的葡萄酒来迎接妻子的这位同学。

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良也，龙泽尚美并不让人感到局促和紧张，她运用着纯熟的说话技巧，显然是一位应酬的高手。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内，龙泽尚美一直侃侃而谈，直到她离开为止。在同学聚会上，克子是怎么和她说的呢？她来家里拜访时，只是说“来拜访一下你的先生”等等，良也在龙泽尚美回家之后，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触发他想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生活的想法的，是在山坡上俯视时，突然现身的那个黑衣男子。可是进到书房之后，他开始想，尽管变化是慢慢出现的，但克子已经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和独立的女性接近了。这样的背景，才是促使自己开始考虑“自己做饭、自己生活”的更为深层的原因。

如果克子真的变了，就不应该会出现前面的反应，今天，自己是和观念还相当守旧的克子发生了冲突。用一句俗话来说，今天自己是踩着蚂蚁的腿了。良也感到非常后悔。

在他这种懊悔的心情当中，担任他结婚典礼的司仪的社会部长，在结婚仪式之前，把良也叫到一边，对他所说的一番话还历历在目：“怎么样，我就有几句话跟你说。在女人面前，绝对不要显示出软弱。哪怕在当时的场合下，觉得这样做也挺好，但事后一定会惹出麻烦，所以绝对不要让女人看见你的软弱。”

根据这样的忠告，良也便急急忙忙地到长野出差了，他也没有要和妻子和好的意思。这次出差，是因为和良也在同一时期在长野分局工作过的一位美术评论

家小室谷雅道，正好就任长野市新开的私立美术馆的馆长。对方寄来了一份开馆纪念展的印刷品和一份邀请函，上面写着：“你现在应该稍微有一点时间了吧。到下个月中旬以后，新开馆的喧闹也该告一个段落了，到时候你过来悠闲地游玩吧。我很想了解东京那边的氛围，不管怎么样，一个晚上我们的话都说不完吧。”良也想着正好可以做《现代人俳句全集》的采访，去一趟松本，所以就决定去拜访小室谷的美术馆。

正当良也收到小室谷的来信，刚动了到长野市去旅行的心思的时候，他又读到了一则消息，称在安云野的某家个人美术馆中，展示着在战争中死去的戏剧演员的信和遗物，以及他们活跃在舞台上的照片和海报、装置的模型等等。

记载着这则消息的专栏写道：“展示着这些战死的学生作品的地方，是上田市的无言馆。据说，人们正在推动出版竹内浩三作品全集的计划，这位年轻的诗人是在卢松岛巴奇奥战死的。在人心浮躁、轻薄好战的风潮中，他曾发出反战的低语，但这种对战争的批判声却在不断地扩大。”

这则消息说，这些年轻人原本希望成为艺术家，却在战争中死去，有人想把他们的故事记录在一本名为《弄潮的旅人》的书中。这个消息刺激了良也暗藏野心。终于发现有人怀着和自己同样的想法了，这不但激励了他，也使他暗下决心，一定不能落后于别人。他决定先去拜访美术馆，和老朋友小室谷叙叙旧之后，就去拜访无言馆，顺便再到安云野去转一转个人美术馆。

最初的出差计划中，目的地本来是松本市。在那儿，良也本来准备去拜访杉田久女的墓地，寻访她的石碑。因为当时高滨虚子不太喜欢杉田久女，她生前连一本俳句集也没有能够出版，为了治疗肾脏的疾病，她曾经在浅间温泉逗留过一段时间，良也本来想到那里去采访。据说，她所写下的俳句“绣球花绽放/在秋意渐浓的信浓^①”，就刻在松本市城山公园的石碑上，良也本来想去实地考察的。她曾被赞为是天才般的人物，经常闪耀着敏锐的思想光芒，也正因此，良也推测她常常被朋友所疏远，她的老师也对她抱有戒备之心。

杉田久女的父亲是出身于松本市的官吏，为了安葬父亲的骨灰，久别之后再

① 今日本长野县。

次回到松本的杉田久女，不久就发病了。当时正是大正九年，她三十岁的时候。

还有一位于近年突然去世的人，也就是上田五千石，他也曾经在十岁的时候，为了躲避空袭，被疏散到了伊那，从此他和信州结下了缘分，开始在松本市的中学里上学。他虽然没有在信州长期居住，但是作为昭和时代的代表性俳句诗人，从奠定了他地位的诗歌集《田园》等里面，可以发现他所写的很多宏大而严肃的诗句的风格，是在一种如远眺北方的阿尔卑斯山峰般的环境下所培养出来的。良也是这么理解的。良也所决定的《现代人俳句全集》的编辑方针，是要站在培养俳句诗人的土地上，用作者般的目光来俯视风景、选择诗句。如果这个方法被《弄潮的旅人》采用了的话，他还要去中国、新西兰、菲律宾和缅甸等地旅行。

良也的长野之行，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目的。他进入新闻社之后不久，从1968年秋天到1971年末，曾经在长野分局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想唤回这段时期炽热的心情，回忆一下当时所思考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想要有一点时间来思考今后自己的人生道路。

登上山丘，一边往下俯视住宅街的情景，一边考虑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像是受到了第二天要到长野出差的事情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把“自己做饭、自己生活”这样的话也说出了口，还惹怒了克子。

他在书房里确认着出差的计划，不用急于和妻子改善好关系，就这么去出差，确实是社会部长所建议的一种方法，但他翻来覆去地考虑，却终究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良也开始写起了有关上田五千石的笔记。关于杉田久女的评传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关于四年前突然去世的上田五千石，整理出来的资料却是寥寥无几。但是五千石很早就下定决心要专心走上俳句的道路，他首先进入了东京高等针灸学校学习，随后继承了家业，从事针灸工具的制造和销售工作。

良也一直有这样一个癖好，就是喜欢拿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作者进行比较，他决定到五千石学习过的中学去拜访一下。当时的县立^①松本中学，今天应该已经

① 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